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七

吳川樓先生

奉明府二叔書

復劉子成書

二首

報宗先生

報座主喬先生

報麻登之命憲

報易興化

與林繼暉郎中





與熊紹慶書

與莊則勸

二首

與高若齡給事

與瓊州陳郡丞

與晏遊擊

報徐立之司空

報張子元

復黑叅將

一首

報劉子真光祿

報陳玉叔

復林仲清

復王子薦中丞

一首

與陳寧鄉貞父

報戚都督

報吳元石方伯

與李子田大尹

復大司成許公

答劉長卿山人



吳月有目錄卷七  
答李師孟方伯

答萬審理

報陳在璞郡丞

答徐行父憲副

復貞吉宗侯

復郭趙州

報鄒彥吉使君

與趙司理書

復周思友少叅

答袁黃巖

復南海蘇生

與孫兆孺

報侯欽之兵憲

復吳子彬左司馬

報勞君任中丞

復張子培員外

報俞仲蔚

答方子及全州



報唐雷州

復用晦

荅王幼明

與方以賢大叅

復胡懋中少叅

報徐明叔中丞

報沈君典太史

奉方兆行大司馬

寄周子健

報楊仁甫

與何仁仲公子

荅趙黃岡

復曾司空

報曾司空

復黃孔昭山人

報張叔大司業書

報趙王書

報李于鱗

二首



復王元美 十四首

與宗子相 二首

復徐子與 二首

報張肖甫中丞 三首

奉汪伯玉司馬

報王敬美 六首

報黎惟敬 二首

與張羽王 三首

與王行甫 三首

目錄卷七終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七

振錄西  
諸子本

東海屠 隆緯真輯

江東張文頰維光校

奉明府二叔書

違曠省侍倏經歲矣日眷眷南鴻弗至何可勝情言  
念大人生產不克酷直有司者歲時卒無白衣之遺  
小阮微祿尚未能分又大人晚節愈堅耻為監河貸  
粟此其窮豈可及哉昔鬪文子舍令尹即無一日之  
儲龐德公隱居不入城府人至於今賢之大人動由



吳川樓尺牘卷七  
古道姪不敏不敢穢素風矣旅中貧病無聊南北論  
兵未已長安車馬得無爲處堂燕乎憤世憂生間託  
毫素此何敢擬於風人亦欲同街巷語耳此意稍癖  
世味漸輕卽有移目無所用避惟大人有以督教之  
復劉子成書

荅貺纔數日而手札繼至卽故人加餐之思不遠萬  
里廼風霜屢及各在畏途其於夷猶一室猶恨不數  
數也今昔相迴能無悵然惠教諸篇大自俊逸倚醉  
讀之神游銅柱矣足下方銳情三苗猶及肆意揮灑

遂與山川爭勝豈不稱壯志哉舒丈人老而無子惟  
足下厚視瓜葛藉以眠食須臾不則間左豪且雞肋  
之至於立嗣一節慮無可託是矣饑附飽颺僕亦逆  
知其狀然不猶愈於無所歸乎足下其尚力贊之島  
夷入犯留都奚啻臣辱東南事不知所終僕言官又  
與聞軍旅足下得無謂我食粟而已哉媿死媿死

又

自蒲塘奉報書左一良晤至今悔恨無已入黔以後  
奔走校閱音驛久疎愧負高義殊甚去秋曾寓一東



微致遠情而吏人入鄂渚輒以他故中還竟未得達  
僕誠薄德天亦限之矣往者行部思阡所經諸署額  
大名赫赫風雲護持卽田間耕萌道傍耆舊尚能就  
我檐帷問訊劉使君無恙低回戀戀此何爲而爲之  
夫忠信可孚蠻貊而於王路士林反不足恃天下事  
可盡以常理論乎此居夷浮海先民誠有慨乎其言  
之也閣下固自無負於世益足藉以高枕矣國倫別  
閣下幾二十載頭顱垂白猶且磨折少年前取囊粟  
以免死自閣下視之曾腐鼠乎乃得量移近藩書郵  
稍便差足自解耳幸閣下猶有以教之

報宗先生

往國倫造次遇使者於彭蠡湖上一醉而別嗣即夢  
寐求之耳庚申之春僕方入京待調會子相訃適至  
爲之神竇內潰起卧失常食不下咽者數十日嗟乎  
天乎詞人陽九夫復何言譬則同羣之鳥塌翼分棲  
側目呼儔其音哀矣乃虞羅密布天復助其機而中  
之不已異乎又數子中僕於子相意更相屬業已約  
爲婚姻曾幾何時遂成今古能不動心木石哉僕今



羈旅宋中不能遽走哭東望淮海涕泗淫淫且子相  
素自豪且健飲食無疾胡然棄我豈真陸嫂失善視  
耶然亦命矣視歸厝何所身後曾擇嗣否願聞其詳  
昨見詩文已刊布必傳無疑第其中小有可芟且傳  
之太速而語多觸時忌非宜也可急索原稿發爲一  
選庶幾死者之心安耳如何傳聞先生哀毀幾失聞  
理所宜有然過矣河清難俟萬有歸無尚幸節情強  
飯以需餘年卽死者有知願也茲特遣人持四詩哭  
於子相之靈脫劔束芻早晚圖之矣濡毫氣結語不

復文惟先生亮察

報座主喬先生

自都下再候清塵造次南北遂十餘年矣黜焉起居  
食息耿耿國倫蓋以不率名教被罪南浮託迹江湖  
覩顏糊口然視在國之日憂懼小分大抵鼠腹易充  
鳧頸難續且性拙諧世才不逮人時命固然雖士伍  
城旦甘之矣况猶一官不絕如綫耶所爲深自愧心  
者不能以國士報先生耳先生高蹈已久海內想望  
竊意乙卯之變三秦爲壑顧獨門下生徒僕御晏然



無恙此豈非天祐者碩以需河再清耶適次柘城握  
党文學之手而問之始悉矯健如故日課兩公子經  
術掩關謝客無復人間之營國倫慰心爲甚雖然國  
倫嘗侍先生矣每及時事輒憂見顏色不已今屢薦  
未出豈置天下度外耶抑有所俟也出處大義非小  
子所敢仰窺願竊有請

報麻登之僉憲

興國去大江六十里而境土稍僻又界江西之寧瑞  
二邑間寧瑞故盜藪而大姓數家尤橫興民甚患苦

之蓋自設江防以來盜風少息者十餘年興民粗安  
矣近者江防公經數年不一按視以致人心玩愒保  
障廢弛僕頃年里居見羣賊分道入市而有司者未  
嘗問也又一日焚掠近郭三十餘家而有司者匿不  
以聞於當道今弟去家且二年聞有司益相習以求  
盜爲諱而市井之民夜不解衣民又聞盜俠數輩盤  
據公門爲內外應三農不得耒耜矣嗟乎前患寧  
瑞盜今興民且自相盜遇寧瑞盜至又引而助之矣  
何也蓋盜無所懲而有近利民無所恃而多肘腋欲



故民而不盜者無幾也又去年大潦無秋今春積雪  
爽候粒食既匱死犢盈野而鄉之巨猾且藉以王事  
浚民肌髓閭戶嗷嗷盜風益熾豈諸公視粵荒裔哉  
由下情不易達耳今者大憫民瘼而以公勸之惟是  
父母之邦義非秦越而公來適當其難僕入於公非  
私交也故敢以數年不達之民情布於下執事惟執  
事其圖之

報易興化

執事以一旅寄命復孤城落莫之懷人所共諒至

於解腥穢而調瘡痍使士女綏靜烽燧不再舉則已  
不免勞餘力乃一二衽禍不悔如蠖舍沙向人所謂  
難之尤難者也然爲之三年有成天下事無復可以  
難執事者矣僕株守山郡雖抱積薪之憂然視執事  
經營力易數倍顧竟無尺寸可補於上下古人縱步  
羊腸側足周道倚伏固非所測而脩人俟天學者居  
以爲不易也執事何以教僕乎部使間以海岸爲言  
執事宜先其所急以塞羣望餘可次第舉也如何

與林繼暉郎中



吳川樓尺牘卷七  
六  
往歲入建州已知仁兄離憂遘難極爲酸辛比旣不能匍匐叩慰而所聞寄寓延福之境消息難真失致訊言無可解罪矣邇得延使寓書亦未明示所安悵焉東望腸如縷割方君敬歸自三山始知兄亦淹留三山間無他適也海氛未靜山孽易萌近者苦兵遠亦困餉無論守吏蓐食露寢不足言勞乃察庶眉家泣戶歎愚民思亂智士憂生象至著矣弟以弩末之力嬰此壘卵孤城日夜戒心容鬢爲老幾時得對仁兄瀉此鬱鬱及請所爲善後計乎卽兄之念弟當亦無不至矣

與熊紹慶書

數年積悰萬里一破窮途奇遇造物有深意焉居常聞羅浮爲南海大觀今且閶闔烽燧中豺虎據塗無從飛躡迺端州七星巖跋地撐天玲瓏怪絕又以我故人爲之主則老吏投荒踰端州而西也豈偶然哉雷雨夜歸幾爲泥鯁主客高興誰其嗣之方擬詠一長歌小發幽趣執筆無狀又似爲山靈所視抵郡後則山海之孽三面牽制每從蓐食露寢中憶與故人



銜杯泛艇時猶隔世也又坐署中十口呻病旅况益惡屢逢郵使不及致一言山中大舉酋首尚遺流毒未靖隱禍彌切此兩郡所共隱也故人何以策之

與莊則勸

別週三辰相念如一日手書兩及既示僕以寬嚴相濟而又爲吾兒訂頑寓目省心真同古道敬謝僕之自廣入高也得請司馬以行途無它警暨視郡事則十寇而一兵耳旋召瘡痍之衆慰以薄恩鼓以大義以其三負戈矛七歸耒耜數月稍稍轉弱爲強山海

間遂有數捷俘馘之功且踰三百會熊中丞新破曾酋而其餘黨千餘奔泊高境僕遣一檄諭令爲我滅非其類盡赦其類而撫之得生活千餘人又歸被虜士民四百餘人業已上其事軍府矣守吏保境非敢言勞然皆自兄教之且春間悔出今得藉手以補過故不欲爲兄隱也戎務倥傯道路險遠久無歸書兄所必諒邸中薪俸業已移助軍興邇來但飲高涼一掬水諸親友殊無一絲脩敬不亦可詫乎其不詫者惟兄也舉目萬里悵然悵然



又

文從未來乃心隨兩書萬里矣又尊人在堂遠遊非  
便弟豈不諒耶書中憐弟家難其詞甚惻非弟所敢  
承夫弟本無家而有家今化而為無尚愧不能復其  
初也安能顧無益之墮甌而挽已逝之頽波乎至於  
斬關之盜來去自如則可為一方過計耳

與高若齡給事

吳門一飲遂成長別同病之感  
年如一晷也  
音郵既逃承晤何從足下哲人不復論往事弟猶強

顏就祿重負高誼足下得無竊笑乎嗟乎士有剖心  
不能示信就樹不能避影者弟是也平生智能淺薄  
惟一介之守自信頗堅廼忌者即從其堅攻之彼謂  
不如是不足墜諸淵也豈知國倫書生耳無補於世  
而亦無負於世廼復能勝此飛語哉部議既明歸計  
且決會有被調而不之官者臺中以怨望劾治之棲  
樓嶺外非得已也郡中屬山海二寇橫發無制弟稍  
勒瘡痍之衆東西馳應之輒有小捷冀數月境內粗  
安差解書生之嘲便可自劾去矣病中草率布意幸



足下善飯俟我並爲天台鴈蕩之遊

與瓊州陳郡丞

一海南北良晤天阻猶幸書郵不甚梗耳海氛未淨列郡茹荼野哭之聲比比盈耳鄙人以庸力當之即卧薪嘗膽祇可自竭其情殊於瘡痍無補也漢制謂太守攝戎事者爲郡將今有郡之名而無兵可將其勢何以異於覆釜炊糜引肘書字乎迺復責其糜之不旨字之不工則難之難者也惟執事抱經世大畧久處海邦釜魚机肉坐計之矣來諭種種石畫鄙意

亦偶相同古人謂受降如受敵蓋慎之也頃奉軍府檄下飛艘且至底定有期使列郡無功之名而百姓陰受其賜上願也戒嚴靜俟一一如來旨惟不吝嗣教

與晏遊擊

奉來諭知麾下以未滅李黨爲恨具見忠勤然守土者之罪更重數倍矣前李黨初叛雷人言僕與許公並爲麾下所賣僕拒之不信及生還駐化州李黨攻吳川甚急望麾下援兵只尺之間竟無隻櫓相助則



高人又言生爲麾下所給嗟乎麾下豈賣人給人者哉撫之難成期之不間機事衆人不能測遂以爲賣且給廼生之自諒與麾下之不安皆是也衆曰奚足憑哉前聞所部戈船多遭風變僕意不勝悲憤海上多事方賴兵力廼復如是豈天意反助逆耶今許黨之招未穩而新倭沓至不下千餘深入陽電地方猖獗殊甚萬一敝郡有事則麾下亦有震鄰之恐諸凡預乞繕治以待之或可排鄰之難亦足以謝

一  
口何如何

報徐立之司空

北荒八千里外又二年矣薄命罪人自悔復出今且柰何郡事粗脩戎機日變往歲伏閣下威德稍效微勞輒叨錄賞業已踰分敢復何言徂冬入春山海二寇合勢流毒二月直犯高城萬衆幾不免虎口勉竭駑力櫻城死守而猶背城死戰苟免失守而國倫病億骨立矣此中近事半類兒戲委以保障重計不假一餉一兵譬之繫足而使超距覆釜而責烹調雖智巧如神未見其可爲是決意乞休且一守三觀近世



吳川樓尺牘卷七  
十一  
稀聞又薪俸盡爲兵需卽脩途芻馬不能具業已先  
遣兒輩還楚僕亦謝病不出視事但得生還丘壑無  
餘憾也閣下身在霄漢曾復置遠人于懷乎

報張子元

僕去家三年且尋兵戈老矣卽妻孥震驚廬舍煨燼  
聞之未以動心豈誠木石哉有形必散物之大情晦  
蝕齷崩卽造化有不能却顧而惜之徒自苦耳聞兄  
閔念故復稍陳其理以慰兄兄豈迂我乎劉君聘徐  
應時才雖並茂而僕之識鑑亦微有神何應時惓惓

念舊而君聘獨漠然耶

復黑叅將

再奉手劄知麾下運籌非書生所窺但許船乞招誠  
僞未可遽探在文武將吏積恩信以感之使乎命得  
生兵不血刃民亦坐受其福此書生至願也至於防  
其中變預有以待之則兵家常筭不可頃刻忽忘要  
於保境安民天必祐之少有絲毫逆詐邀功之心必  
無濟矣書生腐談未知可聞於畫室否昨奉軍門密  
諭亦謂當待其誠而撫之海上機事遽難遙度麾下



吳山樓尺牘卷之十一  
十一  
若得肯綮千萬不時見示至懇至懇日內新倭二百餘徒直薄府城仗麾下威福官兵破滅殆盡矣桑梓之地知麾下所必嬰情謹以附告諸不瑣瑣

又

昨奉公移水兵不陸戰是矣但負傷殘孽勢窮下海若使得船乘汛而去又難爲力未必不種後禍也陳君引兵遠追賊已困極得麾下再遣百人分伏海岸又遣數百人助攻之則無一虜可漏刃矣古之鄰國緩急請援今麾下天挺於高而適又提兵駐此豈獨

能恣然乎外招撫許黨一節高雷二府百萬生靈所係麾下但力肩之若得獻功散黨誠信服招陰德陽功俱歸將士至於犒賞經費及轉達公移則我兩府分任其責彼我疑信之機兵民禍福之介在此一舉希麾下開誠布公勿復以分功爲慮致誤大計貽後悔也頃城外破賊陳君臨時適至而本府報捷則盡歸功叅府卽此可知有司者志不在於貪功也麾下諒之

報劉子真光祿



別五年止於辰冬寓一書部吏比其反則謂車音尚  
遠寸心尺牘竟爾浮沉嗣是東投五嶺西禦九夷偷  
生瘡痍免死升斗至不能介一字起居故人國倫誠  
薄德天亦因而限之忽忽自念無以賢於土木語云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為知己言也僕往以  
孤孽之跡致遺明哲之累肉白骨而燃死灰非止相  
明而已請得以心報之即頂踵膚髮無足贅焉微明  
公夙夕之援立稿漢濱久矣雖欲覩顏五嶺九夷間  
乎此國倫所為不能一日忘高義必欲竭駑力而

強致千里雖羊腸視以為坦虎尾不知其危也顧恐  
率負故人耳握手末期含情種種人便草率附闕幸  
鑒之

### 報陳王叔

往在燕邸中杜門削迹則足下時時扶雀羅入而相  
勞卽杯酒詠咲間執通家禮益恭足下德甚盛矣僕  
不自量儼然辱之小人哉蕭寺解攜曾有柏人之訊  
明年浮海去始奉報書鴈來遠矣屬山海交警日夜  
從樓櫓濤汛間唱籌厲甲百死一生又苦書郵梗塞



望淮陽如天上足下豈不謂僕忘情哉屢睹薦書知  
足下良於大郡又勞於河然亦慨淮陽非復可卧理  
時矣長孺而在其能齊名良二千石乎僕今年五十  
有過無聞戚戚終老遠在徼外於世何裨乘興一操  
柔翰差敵西南標耳足下將謂老狂乎

復林仲清

別自郊關酩酊不知所謂未及一舍醒解而苦作矣  
轉眄異途戀戀何極其自龍里而東也暑酷於夏蚊  
毒於虺目飽瘴癘耳瀆蟬蠅險阻艱勞勿論焉凡七

日抵灊溪瞻望漸遙忽忽自失卽輿中假寐枕上呻  
吟無須吏不二三大夫左右也嗣茲以往復當柰何  
遠勞專遣兼損黃赤之珍憐我病軀資之服食愛又  
何篤也敬謝敬謝

復王子薦中丞

材官至自薊門儼然辱以書翰兼有文表之惠寵光  
載路私心感之至以脫險就夷爲弟私幸則骨肉不  
及也梁之後自二月從部使行郡被裘而出衫葛未  
還計還則近秋矣雞肋幾何營營案牘間老耶才不



逮人福且踰分雲霞丘壑寤寐在焉惟求所以裂冠  
而走耳豈復能有所爲以副故人厚望幸故人身翼  
帝京威揚萬里非久且入樞府中外倚重當使九邊  
息馬環海無波弟雖跼伏蓬蒿而被末光尤多也郎  
君小字便乞相聞

又

弟自別公京邸蓋八年無一青瑣夢今偶以使事入  
有如野人適市結束旣苦見人輒自譎張且步武諸  
少年顧非其侶徘徊今昔益念別公時景象恍惚隔  
世矣此中望轅門不踰二百里不當斬一趨造而未  
免於拘攣則吏態也非人情也屬朝謁方劇而陳留  
湯簿以齎餉赴邊因託之爲書郵聊道其耿耿如此  
諸當嗣致

與陳寧鄉貞父

華陽一遇曾無根柢之容而酒態支心須臾並吐卽  
定交杵臼結分立談與之無古今矣別來不肖之跡  
南接五嶺西役九夷屈指七八年僅免死以俟再遇  
而又苦索之無從今足下仕楚閱楚人多矣豈濞焉



無情於不肖乎去冬過鄂城覓足下不得聊爲趙中丞一道舊遊則中丞公先已物色之而不肖之言贅矣茲由齊安赴大梁聞足下適以纂志入鄂謹因便使附問惟亮察

報戚都督

別自輦下八年不能通一書瘴海蠻山足迹幾遍北得生還中土從藩大夫之後則天幸與麾下之靈也每念麾下舊誼無異金石芝蘭又不以生爲書生時時就戎事諭我遠畧初謂學屠龍之技而無所試及

待罪高州一再試之稍能坐制不逞之寇三解千倭之圍見錄微勞良有所自此則與羅陳二叅將先後共患事也豈能一日忘麾下乎入大梁未及弛擔遽有行部之役王遊擊赴鎮便草率布愴不能萬一亮之

報吳元石方伯

海上執鞭叨承厚遇且是時寇患方劇諸城危若壘卵公親提一旅談笑而靖之鯁隅之民活自虎口而國倫亦遂得從間道生度庾關以至於今公之爲賜



弘矣回憶舊事髮猶指冠別去五年無便一通私愴  
薄德爲甚茲有天幸公且馭鶴駕以臨中州二室三  
川藉以增重吏人趨逆先此承候尋當躬負韞矢延  
佇清塵

與李子田大尹

中州回車病懷甚適如道暍者之遇并負擔者之息  
肩一無所恨獨恨不及別執事與趙司理耳別後聞  
兩君益進於雅道又恨不及遽見而欣賞之至於吏  
績稱異等固自執事之常久之不調殆有時焉亦不  
我新詩卽不次於抵掌耳

復大司成許公

還山後再奉曹使君致書知閣下念三逐臣甚殷也  
迴國倫不習爲吏而又善病無以結世人之歡雖徼  
福流言以去猶有餘愧何脩可比汪司馬王中丞哉  
閣下憐才不擇而及國倫卽國倫知所重而立槁山  
中不爲賤矣大司成著進賢冠爲朝廷更老詔無比



面勿問天下學者師顧復不免之陪京豈非閣下意  
耶山中微有傳聞益用感服遵養時晦以俟河清異  
時有爲閣下紀相業者此第一義也胡茂承至具悉  
起居慰心爲甚向辱謬委非敢遲遲以閣下當代宗  
覲於海而難爲水山中稍暇輒綴數言謹因茂承  
賓宿逋惟閣下命之幸甚

人卿山人

邛期獻春再至未幾得于書改期中  
又隔歲清塵杳然可勝延佇使

至乃知東遊之駕初息旋爲經界滯留非果遺不佞  
也把書數過不次面談乃足下稱異人江黃間而以  
不佞當之顧不佞未免爲鄉人宜諸名公不見信卽  
沈馮二子頷之恐非心許昔田單尊一賤卒爲神師  
謬恭師之卒用以破敵足下豈用其術乎乃不佞聞  
教以往不敢不勉矣願足下翼而成之沈君典天下  
才也而又善承家學不佞所素慕每以不得託交爲  
缺事今以足下游揚先枉聞問且讀其詩多超然世  
外語殆所謂神交乎率爾報書附續者轉致却寄二



吳川樓尺牘卷七  
詩錄在別幅幸覽教

荅李師孟方伯

弟能薄數竒棲棲二十八年而後反其初服亦晚矣  
夫復何言獨謂不蹶於山而蹶於垤時命旣舛物情  
叵測故人遠以爲念得無謂是乎海內弟兄時時寤  
寐而融赫之墟一時十五人今強半存耳別日苦多  
流光如駛晨星殘月相照幾何今昔之懷不可道矣  
杜門以來眠食差勝但三年喪一子兩婦又僮僕十  
餘人皆暴卒妻兒輩遂惑形家言以爲相宅不吉鹵

莽圖遷顧經營無資至鬻恒產以佐之室未及考而  
力已竭矣不亦愚乎抱甕息機舞斑娛親皆吾楚長  
老故實吾丈兼之而王樹如林纓綬照耀百順之福  
大爲士林所歆何論吾楚迺兩稚子塵塵學步安敢  
望公家千里駒使還報命諸幸裁察

荅萬審理

高才誨妒古亦有之而臨海行能復爾異等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乃國倫何敢自附公後而公齒頰之耶  
曹生藉公爲資以游諸大人長者比來誦公之義甚



吳川樓天牘卷七  
具又謂公日苦執筆之役而不見厚遇當事諸公嗟  
乎彼豈誠好文者哉誠好之則穎脫於趙璞剖於荆  
何王之門足以容公哉此又助鄙人一扼腕矣園居  
寡營頗懷同調之感千里見問破我寂寥跼然心喜  
之至割所珍見貺非其宜耳倘乘秋見訪之興不孤  
鄙人當腰鑣刈葵脫巾漉酒以俟之

報陳在璞郡丞

鍾陵夜靚十五年語猶在夢中是時公著述業已成  
家而僕嘗謬爲點定不謂令兄先生竟失此本使僕

徒勤數十日之力不得自效於記室豈神物不易合  
耶抑爲今日地也比者得放山居野性稍適政念海  
內一二知舊獨楨伯與公尚在仕途幸楨伯聞問不  
踈而公則遼絕幾如隔世廼春陵長鬣之士遠過山  
中展翰誦詩情溢楮墨跼然喜生數千里如一室矣  
感念復何以云佳集宏麗足爲藝圃奇觀欲贊一辭  
恐非所任重違教命勉當圖之

荅徐行父憲副

大梁之役碌碌無謂廼得託交門下披露古心則生



平一大奇也顧鄙人受性戇拙動觸猜忌天下人共  
齟齬之而明公獨信以爲無他尤不鮮所自徼福流  
言始得脫然世網之外野性一縱病骨漸蘇日飲宗  
老社長間甚適暇則與一二後生談經說稊晏然忘  
貧不復知鐘鼎山林孰貴賤矣明公尚以爲屈而憐  
之耶明公由分陝入閩山中得信甚晚春來夢明公  
儼然見過抵掌抗論如在陳許時既覺竊復不勝梁  
月之感豈意數千里外歛焉書來謂不神相通耶省  
會來旨益銜高義大梁贈言初亦憚遠失寄已又恐

山中人言不足爲世重故遂因循至今茲辱再徵旋  
富圖之內子粗安兒輩學而未達直須俟命迺新婦  
抱孫或有期耳明公愛我不遺其私甚盛德也敢以  
相聞

復貞吉宗侯

不見君侯十年矣夢中命駕莫知何從惟是案置高  
篇壁懸佳畫神氣數徃分遠益親頃仲美持君侯影  
子來不異儼然見過幾欲把臂攜鬚與之敵談鋒也  
回視十年之前又安知非真夢乎損惠家珍屬意良



身焚香酌酒足忘其貧讀元美好辭已不能復替了  
受尊命強綴數言恐不足爲君侯益也所示近作僭  
批評併乞覽裁不盡不盡

復郭趙州

見吾丈與二三鄉大夫招隱會社了不關世情何  
然樂也比欲竊效而不可得未幾得之業已託宿  
寄興霞表以希不辱吾丈然又恨不得從吾丈  
歡爲快奈何兩郎君久擅千里名尚未遽展逸  
山異事比見高文殊有奮轡驟首之色不萬里

不息駕矣廼辱命使輕數百里索我山中屬之執筆  
顧郎君英妙且經諸名公物色品題孤陋如弟何能  
贊一詞也重違雅意勉寓數言聊志通家無所論工  
拙惟吾丈裁教之

報鄒彥吉使君

歸卧田間得時雨數日政與農人鼓腹相歡而王使  
適至又得明公兩贈言調高意遠遂足爲鷦鷯集冠  
不佞本非大敵柰明公有餘勇何第獎借大過不覺  
赧然自失鄉謂竊附知已私願至足何敢當明公旗



鼓哉黃州諸勝有待而顯有如東陽永嘉非沈謝不  
名若赤壁本奇假借嘉魚無當雪堂竹樓雜廨宇間  
高士幽人曾不得一託足皆所謂前人不足古也至  
求黃歇殘壘永安故城卽居人不知所在獨稚卿先  
生詩稍備一邦逸典而其辭又宏麗大家高視蘇學  
士二賦何論季常今先生骨已朽明公豈有意一表  
章之以風楚後學乎先生從子行甫氏得在門墻風  
氣日上近著兩遊記與西山飛雲諸詩庶幾魏唐人  
語想當見賞如何如何

與趙司理書

石寡營獨晚年益嗜酒爲可咲風雪在戶木石情  
卽一日不飲僵卧爾它復何奇

復周思友少叅

上負韃爲騶從前導彼其時蓋劬戎馬間戒心  
黜色無間一致款密語今靜思之安危得失俱幻夢  
耳何至令人失其故常乃爾耶罷歸數年與世睽絕  
然得抱書洗藥以自適其真性而舊痾盡解則流言  
之賜大矣每念故人近在三百里內不能操几杖以



從之遊視一江爲異域悵然悵然

荅袁黃巖

都下一握卽附心知且以雅道相命固恨相見晚耳  
黃巖仙吏天將以名山奉之人地相傑大自竒事別  
後尚謂聞教有期廼僕徼福流言削迹世路自分空  
谷老矣故人高義在遠益敦題書分俸儼然自數千  
里外來意何殷也短牘佳篇居然太雅而猶折節下  
問豈不謂空谷之人可與言乎顧郢曲沅騷寂寞已  
久僕欲以中庸之才一振之恐非其任柰何鴈蕩之

念已十餘載向爲軒冕所束今復爲婚嫁見羈  
遇此卽有登臨之緣不遇仙吏亦當取嗤山靈可勝  
悵憶

復南海蘇生

山洞高眠於世一無所羨獨恨故人離索知音寥寥  
耳偶廣濟人致書莫知所自乃南海公實惟敬之後  
復有瑰琦如蘇郎者何心賞神交萬里一室如此耶  
細玩百篇冷然多古意計它日所就必出公實惟敬  
上也聞有剡溪之興不惜顧我巖間倘如所期此爲



吳川樓尺牘卷十  
三五  
盟質

與孫兆孺

田郎詩業已如命序之大意爲公不爲田也田詩中類多僭稱人字如皇甫吏部輩皆先達士而元美中丞又其父兄所嘗受號者徑字而銜之於心亦大不安推之恐亦足以賈禍人且視田郎狂如伯良伯舉皆自公從吏也卽唐人及李何諸名家亦有稱公與先生者今詩不及唐人與李何諸家而徒以稱謂過之何益幸明語曰郎亟改爲望

報侯欽之兵憲

山澤遺黎瞻望旌節歲不再至已弗勝其嗷嗷一察眉可見也何論國倫屬在提命之末者乎江來可航室邇奚阻緣自野性一縱結束維艱遂不敢以竹冠荷衣走辱幸舍然自絕亦甚矣邇時抱病暑中都無所管但耳民間謠語竊謂明公秉法故平樹德尤厚造我邾鄂席之金湯輒述所經膏雨更渥然猶有私望焉若曰奚爲後我也明公豈無意乎

復吳子彬左司馬



吳川樓入牋卷一  
幽谷病夫聞足音且喜况天上故人重緘累脫越數  
千里被之乎叔世交情指不再屈銘之肝膈與此生  
俱矣往歲聞榮命私極快心蓋清明之朝正人柄用  
天下並蒙其福卽幽谷皆陽春也何論雲泥哉年來  
野性自適貧賤都忘於世一無所羨乃者武當之屐  
初停虎丘之柩已繫倘不卽填溝壑卽當取次周五  
岳以送餘年故人好我將無錄之方外交乎巖詠二  
律健興一百謝教謝教張羽王粵西才子曩爲吏道  
結束今放之灘山遂其初志而所爲古文詞益自

乃知音良未偶也一辱明公折節遂爲士  
此不獨羽王感矣握手無期西望於邑

報勞君任中丞

不佞向遊武夷見故志蕪穢爲甚屬其時有兵事且  
賤有司避選事之名遂置不問今觀新志出明公手  
編文簡事核犁然一家言蓋山靈有待而顯遂與五  
岳俱重非偶然也舊遊四章偶在行笥錄呈覽教幸  
一笑而擲之

復張子培員外



三月還自匡山連得足下書甚慰饒渴僕不肖計別  
足下五年竟無一得徒以骯髒近世罪至無所逃即  
在南州東帶操手板大斲其性而迂從吏道然於物  
情猶未厭也廼欲僕復作何狀耶明哲之訓業既乖  
違獨特此心灰木已久頗不為所厄足下猶哀憐之  
乎所示諸篇不獨藻麗絕羣而寄意寥廓委蛻風塵  
大見冥識豈亦楚之山川於足下有小補耶種種積  
懷吐露無自聞使車入夏當避暑武昌遂可圖良晤  
但勞足下一使先入山中為期耳詩二章聊以答贖

報俞仲蔚

於仲蔚神交十五年矣曾未有杵臼之  
尺牘聲若平生東方曼倩有言同類之遊不以遠近  
為新故吾兩人者非與往擬仲蔚詩於禎卿即元美  
不以為謬書來遜避太過豈禎卿遂絕響耶至謂元  
美時過禎卿則又何知言也仲蔚託跡蓬蒿棲志玄  
漠抗夷婁之節而抽屈宋楊馬之思才本兼人境復  
無累又與王郎密邇倡和不孤語出驚人宜矣宜矣  
顧僕敝屣未遺塵車自柅操翰於蓐食露寢之際而



欲與仲蔚爭奇並麗不已難乎卽他日與仲蔚有偶  
於元美又安知元美不以縫掖加二千石乎山川阻  
邈我思悠悠偶附吳生爲訊者如此詩二章並往焉

荅方子及全州

兩粵相望千餘里辱公戀戀數賜問遺素交之情孰  
厚於此湘源雖邇象郡然故楚邑也以公居之又爲  
八桂增色細玩諸篇駸駸楚詞不爲粵客吟迺知意  
有所重僕自竄流炎荒日與蛇豕爲群僅僅保壘卵  
頃者倭夷出我不意亦復因人之力以幸粗安公之

威靈庇僕多矣頽筋力向衰歸期浩蕩兼之江鄉寇  
亂廬舍一空煢煢妻孥僅免虎口視莆中昔日大難  
不甚遠矣強顏食粟揆悶爲詩並足爲知己者咲尊  
君就列鼎之養情景泰然構索益當宏遠幾時得飽  
吾目耶呂韶州僕之故師亦尊君之故交也略加存  
視感當鏤心

報唐雷州

頃奉報書極知垂念海孽未銷民艱莫拯僕久負司  
牧之譴惟有不怠薪膽以俟成功於天耳敝屬苦無



舟師仰給軍府海寨顧請之數月廼得發發之數月  
又不至必待賊遁而後尾之以邀虛聲此武夫故態  
卽賢如晏子有不免焉辱公念及唇齒敢相嚮一太  
息耳許公經濟目中罕儔而公又以大才協圖之不  
惟人心鼓舞而天意亦當可回此曹釜魚圈豚鼠俎  
無日矣延佇太平不勝懇切

復用晦

書來知于鱗之屬足下於僕也僕亦以爲  
喜矣志道以貧歸子與子與憐而遍見於所知

無當足下德甫視之大恩自此士益歸足下德甫矣  
境內苦盜入春爲劇孤城累卯萬戶不炊四月終旬  
始能一旅銜枚從間道護犬子輩出之南海猶更生  
也南海之望南浦途稍坦矣足下見犬子幸勉之使  
自愛毋復懈肆以憂其尊人僕坐群盜中日夜苦心  
乃於坐嘯行吟更入一境構之甚艱而得之率出不  
意今奉足下細覽想當呼酒賞之南嚮盡一斗也如  
何佳藁一紙僭爲批評幸裁教

荅王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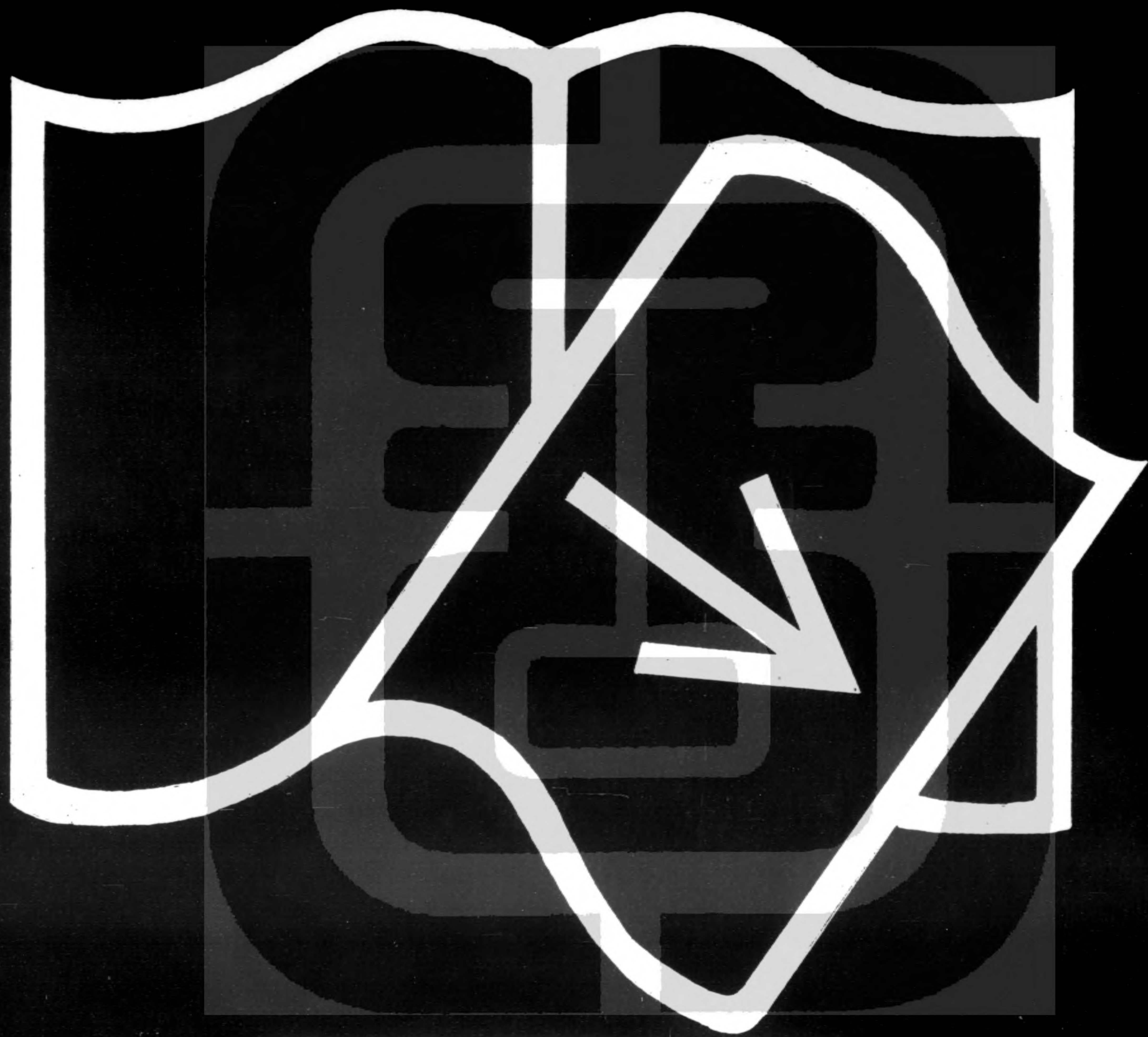


吳川樓尺牘卷一  
以西南天地而有古人如公以僕之遊西南而得一  
再從古人遊也豈不謂奇哉惜也晤日無多別途遽  
遠由茲以逝第可夢中命駕耳郊祖殷勤方切銘感  
而博士弟子儼然辱以贈言榜而誦之愧汗滋甚如  
所獎與一一過情柰何被文繡於圻墻鏤龍文於土  
缶卽僕不自知其非有而人又其誰信之將謂公愛  
人以姑息也然自是不敢不請事矣茲且戒徒出境  
矯首高真庵無異霄漢之上有懷諸篇敬錄一冊陳  
覽鴻便幸不吝有嗣音

與方以賢大參

齋捧之役萬里如期僦舍爲隣尤非偶爾卽登暮朝  
謁出入步趨期月之間形影相附又不啻如同舍黔  
中時矣發京以後弟病不能兼程公遂先驅越大梁  
而南使弟竟失地主之禮弟誠薄德公得無恻然乎  
閩中之擢聞之忻然快心非一官足爲公榮以公樸  
直而耻於干時乃時論卒不能蔽賢而用之世猶可  
爲也能無快乎弟守秩如故曾不知有積薪之感邇  
以積惡厭天天降之割天我仲子是子也公嘗撫其





P32



首於黔署中而又於京邸見其突然弁也竟爲異物  
豈人能堪哀毀失常僅須臾留喘息耳公聞之得無  
一酸楚乎

復胡懋中少參

頃得贈言二章蒼然古色無異載九鼎而入 帝庭  
也十年旅宦真如夢千里趨朝未是歸同病之感深  
矣行子渡河暫憇衛源以了計吏正簿事相望憲府  
只尺不可追攀再數日可與趙使君齊軌而北計非  
長別不作岐路之悲如何如何

且嘉賴焉乃足下侍從未幾而登臨之跡徧江左有  
舉世所不解而國倫獨以爲適然者爲其心能出世  
必其才能用世非但無相妨也忽在來訊兼示諸大  
篇不面而授人以心自古亦鮮矣國倫以朽棄得之  
足下徼福不已泰乎感激感激劉山人業已莫逆至  
稱經綸實學而以國倫當之大類張楚語足下慎勿  
過聽非其所敢當也劉使且北遽索報書率爾不  
知所謂二詩書扇頭用荅來貺幸不吝繩削萬千  
奉方兆行大司馬





P34



別自戊辰奉書自丙子一卧空谷遂如異代卽音郵  
渺不易達况欲望清塵乎海內素交類多操衡綴續  
以爲情態重輕而僕亦少明於止足之義於人不敢  
求多乃明公終不知僕之不肖也進欲加膝退則爲  
之扼腕使僕雖蒙污蟻猶有剖心以相明者則明公  
友道之厚風之也且自明公入朝經文緯武中外晏  
然稱治平僕得席此休風與田夫野老擊壤鼓腹卽  
藜藿甘於列鼎薜荔艷於文繡敢忘所自耶仰望古  
儀迥在天上撫今思故雲物含情偶門人程雲赴京

與何仁仲公手

向附王司理數行想當徹覽久冀執事有訪戴之興  
柰嘉樹園不及金山何端居寡管感時思友傷白雪  
之鮮和睹晨星之易稀卽魚鳥娛人卉石佐酒然可  
以託迹而不足以怡神此伯牙絕弦郢人捐斤所以  
爲千古長嘔執事蓋有志焉而能忘情於斯乎

荅趙黃岡

頃過黃辱公厚視不勝私感乃兩邑頌聲夾江盈耳  
鄂人以失公爲憂黃人以得公爲幸此可以覘公之



吳川樓尺牘卷七  
三五  
大矣歸伏丘樊遂已隴秋序馳仰高義爲勞何如所  
不敢有咫尺之訊則丘樊之分以于人爲嫌也兩吏  
來叨承華牘字字通心知公不以衆人遇國倫也至  
以使君贈言見委大非所任即使君先數日書至行  
期便在月初事迫矣語云疾行無善步况不佞又學  
步者耶重違尊命勉就一草負愧曷陳以俟繩削使  
君好古文中率以古意望之故不敢作浮譽語諸公  
得無以爲面謾乎謾則不佞之罪也

復曾司空

故人縣車曾未數日而弟卽以浪遊之跡遭之會如  
夢中三談酣語又儼然在天上卽款洽三晝夜勝平  
原十日已多廼行時割所珍見餉綈袍躋屨情豈有  
已乎東行未旬日抵家頗爲高陽舊徒所困鉛槧都  
廢所委各園詩至今未就慙負何可言

報曾司空

石工旣往一月餘聞漢水沸甚恐爲行隄者憂且以  
憂園人也此時想當底定如何

復黃孔昭山人



暑中方困燥熾而執事偶過穆如清風至奉雅談移  
時則又冷冷白雪調也病息漸蘇從者遽去無可致  
鄙意迺猶有秋期之望竟復杳然謂何潯陽書到不  
次抵掌第獎借泰侈至以合古為定論良非所敢當  
耳聞從者南發無任悵然明春屬有虎丘齊雲之遊  
計非數月不能返執事以其秋來敬聞命矣

報張叔大司業書

國倫以被譴出而一人不能補過貽墜士林負辱桑梓  
甚矣昨謁選復入庫閣下憐而急之似謂下堂之婦

未必自污棄壘之軍尚堪使戰遂令疑網暫撤迷穀  
在躬益堅嚮往之心不以迤邐易慮茲所謂道言良  
於拱璧而明規耀於燭龍也南來入宋忽忽歲餘瞻  
伐木之遺墟弔絕糧之故跡茹荼如昔寢棘良安蓋  
既小諳於自反之義故死尤不萌卽折節道途無非  
典學委身薄慎亦可效忠若山鬼寓憤於幽篁而波  
臣乞沫於斗水情雖內迫如時命何況平生鮮所建  
明一遇摧折方寸為亂僊者耻之茲國倫所願請事  
於閣下惟閣下不吝有以命之也久失起居日夜悚



息延佇天北雲物含情所遺諸篇時時展誦不減金石之音室邇人遐此足差慰

報趙王書

國倫未遊於王而王之客則有以王之高義告國倫者國倫是以益願有請於王而擔簦曳裾計未有當也今王先使使問國倫於汴水之上豈亦王之客有以國倫誤聞於王者乎夫王卑身下士有擁篲設醴之風海內士自操一枝以上無不欲藉王以揚聲者國倫知名最後微惠則先洵矣王之義甚高而國倫

小人也謝榛嘗言近體鄭若庸墨守六朝兩生今老於王所矣豈復有裨於王然皆有所託而傳焉卽不及鄒枚司馬其人亦可以不朽國倫舊嘗識兩生而王書及之故敢復問雙筆文筆品極精美王者之賜敢不拜命謹對使稽首以謝惟王察之徐當有以報王也

報李于鱗

自初夏往一書又數月寂無音驛卽宗王兩生時時携肖甫醉我何能一日不志足下也間會諸部便率



謂邢大夫亡他獨公檄往來多飾左馬語不近人情  
耳廼僕竊不欲終聽彼所爲閉目而分黑白掩耳而  
別雅鄭足下又何難焉僕自移官以來益虞非據目  
攝諸鬼魅憤不欲生然鮮濟也三寸舌尚在足下豈  
卽尸素我耶不則反其牛羊耳元美倚醉數言宇宙  
內不宜有于鱗此其意豈嫌於並立者子相近益賈  
勇其所退舍二子耳至欲以鴻溝界我何者爲我金  
泥哉聞子與八月已發若溪度早晚可到計其時足  
當入計來茲會大奇卽恐造物不易任耳

又

自于鱗入陝以西遂絕嗣音心想爲病已聞拂衣歸  
歷下心甚高之從元美緘中得所爲四懷詩知于鱗  
未嘗一日遺國倫也使者投尺素山中友誼良篤跳  
梁行壯哉國倫奚爲不三黜也卽湘纍有靈可復作  
矣獨怪天門日觀其容幾何廼使二大夫飛揚其間  
日詣人所不到之境雄視千古如是哉幸告山靈楚  
狂且至矣所寄一卷手不能釋五子篇遂鴈行國倫  
國倫何敢不自愛待調北行計尚猶豫非就二大夫



不決也答詩四章舊作一先附使者入覽諸侯面  
陳不宣

復王元美

嗟乎元美之念國倫復何所不至哉使者不遠數千  
里求國倫於空谷尺素殷勤長歌激烈讀之悲喜交  
至氣盡復增同臭知心孰敦於是夫國倫徒以楊纍  
故自令見放夫復何言移之匡山頗極陳力何側目  
者之心難厭也豈必禦魑魅而後已耶得報西歸遂  
後請絕人間事擔簦結襪爲五嶽之遊顧以十口嗷

嗷四壁蕭瑟未能棄而不問計乘秋東走岱宗就于  
鱗元美一卜其居廼書至于鱗欲進之元美欲退之  
是何二大夫使國倫觸藩也吳門千畝韭可共便當  
携妻子以從不則鴟皮魚腹之間耳夫鴟皮魚腹豈  
元美所忍於國倫哉元美其圖之矣樂府十章出入  
漢魏燕歌行方駕曹氏無疑助甫爲誰得足下贈言  
八章豈其人丈夫哉久不讀于鱗諸體今復更異然  
二子詩欲傳非吳生評之不可幸矣我梁父之陰

又



數月失起居然無一日不東面哽咽聞老師小葬足  
下兄弟晝夜哀號不去左右嗟乎自君門無幸於天  
使足下兄弟有文名今又不幸有死孝名益可悲痛  
國倫每一念至腸不能迴至聞人談及則又黯然失  
色愴愴無以語也柰何柰何僕去家且二年兩稚竟  
未隨任此中勉修薄職士人不甚以爲懟而被薦次  
凡六七其仍株困不移者得無復欲雞肋我耶倘猶  
不遽削藉則明春當以報政行即得貤封二先人老  
死丘壑無恨矣太夫人尊候近復如何二兄善慰之

無以毀質傷其心也亟欲相嚮一哭勢且無由悵念  
悵念

又

使還得報書併示近體讀之無一今人語以足下才  
雄視千古又得索居冥討惟意所命化工爲役下論  
宗梁先化子與結舌卽歷下生僅僅相持如國倫者  
竊欲不自量難矣然雖揭干抱牘每飯未忘北山愚  
公東海夸父其志如是豈元美所不諒乎敬美瑰竒  
昔嘗畏之今觀所作日益凌厲張茂先之稱二陸曰



如龍躍雲津足下兄弟實似之敬美則自以為得歷  
下生一言相印可解將謂長公何至欲與明卿並驅  
中原敬美之志則大矣余將執鞭以俟乃其紅顏棄  
傳適意尊鱸奉母從兄終身然則吾黨諸兄弟不  
及也昨嘗移書勸駕不知敬美謂何子相集序已先  
入梓如所評隲子相得無欲奮臂嚙舌於地下乎即  
又何可易也樵陽介羣盜之中而禍未及境似非有  
人力所最苦者督府無時調發兵餉難乎卒應耳戎  
馬之隙再遣健兒持不腆起居太夫人惟足下亮察

又

入夏還樵陽得足下一書四詩讀之海立山移不辨  
吳越潸然揮涕念當如何尚記足下詩云亦知終鼎  
俎辛苦為誰肥又書嘗恨不能礪白刃而割權姦之  
腹嗟乎豈惟足下有是心鄙人負國士之報蓋每飯  
未忘也乃今鼎俎既明無煩手刃而噍類魚肉膾炙  
徹明斯不足以報地下萬一哉吳人每言足下茶志  
哀傷更踰古昔益令人心寒吳生來知起居殊備鄙  
人近理存歿諸故人手帖稍稍成帙每一過一淚至



吳川樓尺牘卷之十一  
尊君老師一帙則每過數淚不止人世飄忽誰俟河  
清耿耿微衷欲有所藉不浪耳足下又言讀佛書快  
悟冥漠將能斷割一切世累顧於海內弟兄遂比之  
恒河沙耶抑猶招之俱上乘也

又

國倫自投嶺外日從封豕長鯨遊也被毳荷戟僅僅  
相持最後則裸夷三至幾危累卵之城以足下之靈  
用兵力卻之得以微勞免譴旋量移生還皆天幸也  
往足下所寄徐鄭二書俱隔歲始傳知足下念僕甚

顧南中坐井底欲報一字無郵至聞太夫人及于鱗  
凶問則在去年夏中業已爲位痛哭具總麻禮至於  
馳馬往吊勢非所能卽欲遣使束芻從戎壘間  
卒構一語寫吾哀也還過豫章正與徐中丞索綬遣  
使乃聞尊使已先抵敝廬得復留與俱行及歸閱二  
難手書猶不罪僕之薄而吐露肝膈感歎益不自任  
先是僕家爲暴客所焚妻孥幸免虎口書囊衣篋煨  
燼蕩然視初貧愈甚貴陽之行非敢以鬼國厭之獨  
無柰倦遊耳伯玉中丞猶及江門一醉惓惓足下兄



弟不置口于鱗集序伯玉已直任僕亦計於貴陽圖  
之第謂忍而不汰非所敢聞君子愛人以德而不以  
姑息吾屬兄事于鱗安得從姑息之愛耶偶有足疾  
捫痛作書語多不次照之

又

七月癸里中曾東書附范生為訊竟達與否不可知  
矣八月初遇子與武昌飲十日夜未厭而別中秋過  
順甫之廬秉燭道故達旦解攜暨停鞭貴筑則重陽  
後二日也貴雖鬼方風氣殊不甚陋且應酬簡而校

閱易稱藉微祿以養踈懶固宜獨山谿險絕過於

行孟門為善宦者所必避以僕從虎穴鯨波脫身而  
遊於此則猶謂綽綽焉知足下相念敢以先聞于鱗  
集尚未遍閱無論詩文其中書記更多可刪幸足下  
裁之毋使後人謂我二三兄弟復蹈李何諸君故轍  
卽于鱗得薦起家亦是常理沾沾自幸德色誦義不  
已何示人不廣哉向以足下卮言厚與吳中諸詞家  
而獨遺一峻伯故得微諷焉于鱗謂之黨峻伯君子  
亦黨乎足下祭于鱗文僕不能竟讀讀之涕淚面下



百韻詩更極悲愴卽小有未穩然千古交誼金石不足堅也此外則德甫四律近之僕當最後勉為續貂耳

又

三月得見慰書兼有珍貺用情厚矣弟之罷也猶自謂晚無復憤憤意昔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趨過逆旅人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之竊之也由不為少辨今弟何敢望由而天下之為逆旅人者多矣曾足與之辨乎山中薄田僅充饘粥而一室如斗日以萬卷

為羅鄙性亦適兒曹之術漸明稍有繼聲之望四方詞客亦復時時見過小飲微吟不甚落寞雖以垂橐懸壘終其身不失為故吾也足下名世才未竟展布且政府相知無恙尚一勉就安車如何

又

見和古詩讀之淚下不止婁江苕水師友兩墓望之日在目中生不一省死當作負心人豈其忍乎移居稍定便治舟往矣汪惟一遠來乞傳業已許之然不得行狀諸所未詳倘足下作碑先成幸速寄示千萬



頃辱足下屢問拙稿且欲冠以名言殊感雅意第自顧生平所著大半未安非攜就足下商確遽授剞劂尤非所安也海內所稱六子惟吾兩人尚留喘息於世非但往事不必復談卽目前身後俱達者所當一而化也惟是兩人不一再聚似爲虛生卽弇園中不著吳郎一履跡恐乾坤亦無此理俞仲蔚向約同入弇園玩諸古帖古畫今仲蔚又先我爲異物傷哉足下謂爲遊客所苦然此輩竟不可絕自是俗緣弟雖貧每遊客至分脫粟之飯與之共飽亦不敢有厭心

且藉此以送餘日特不能效子與之泛愛耳足下謂何

又

三月十日業已擔囊入舟鳴榔于揚子脫屣于姑蘇臺疋會家婦病且急爲兒子強挽越十二日病者竟化後事甫具又爲之卜襄遠巡朱明遂瘴暑不能作襤褸子矣足下得無謂國倫食言多而增肥乎人事齟齬山中猶然何但世路足下當諒我耳今不復敢爲期然不拜老師墓是負恩也不詣弇山園竊觀所



豔慕是自孽贖也明春必行即足下以起家出亦不復問主矣

又

頃附馬舍人一書述所以不果去意詳矣度足下亦能諒其非誕中夏以來半住山間爲冢婦視葬事甫畢又爲犬子議婚僕老且貧何當此鞅掌也敬美爲潘中丞所知不得遂其初志比來精意吏事不復弄翰墨昨一遣人過視知其家已至近况益適助甫密過江關久不聞問卽僕吏下時亦不能以野服相累

至如公家小祗園諸景蓋時時入夢不止神遊矣

又

自揚州牧遷去書郵遂不易得聞致一二遊客數字率出強應非足以通其心弟邇時居室苟完又以其隙小治園花石具體庶幾吳中人所謂盆景聊以逸其餘日非敢望弁州山也足下脩持旣堅屏廢一切穠郁之好聞之竊爲心快乃賢仲又屢棄一官而還與足下相朝夕老焉想當增快數倍弟恨不聞道而亦耻不與黨人至欲往謁老師之墓造足下之庭則



夢寐不忘老死不倍幸足下待之春來病目苦以筆  
研爲人役然誦詩讀書雖衰憊不能一日曠也小集  
粗有次第俟面質而後錄行獨念子與諸稿經弟更  
正者甚多而青蘿館前集大小續集纂自汪生手傳  
者未必盡佳佳者多在所遺今更定舊本在汪郭二  
生所匿不復出嗟乎子與生厄於悍妻死又爲兩生  
所厄可爲大痛有如于鱗詩刪託之匪人徒爲說者  
姍笑足下其亟爲一正之

又

弟自早春遊玄岳初度蓋在江漢舟中秘計足下必  
有贈言可朝暮至也北歸山園寥寥數月雖一二遊  
客以足下手簡來又率止爲客容無一語及賤日以  
爲足下忘之矣歲暮小有先隴之役爲寒氣所侵病  
臥旬日忽從者來自弁山泝江二千里寵以佳文被  
之綺錦推枕拜賜不覺病之去體盡矣六十無聞何  
以當高義若此感激感激爲憶二十餘年擬拜先師  
之墓垂老未遂死不能作負心人幸且形神粗健從  
往反玄岳試之尚能陸傲冰雪水狎風濤獻歲元夕



後可即鼓棹而東仲春初旬定作弇山堂宿客伯玉  
 肖甫何緣輻輳然弇山堂自不可少明卿一脫履耳  
 二絕句字字實境續五子詩其一雅有建安之風誦  
 之不能去手謹錄舊作諸子詩奉塵記室或足下有  
 見有未見也園署諸作不能遽錄第以北園三山二  
 記應命大率平生所著業已編次成帙非久可盡攜  
 以質於足下而後傳也

又

去冬子與使過曾附尺牘為訊入春則以斗筭之役

遍歷夷蔡谿洞間殆無寧轍心目厭苦筋力為衰何  
 謂非其地即亦非其年也夷中聞足下起家入楚喜  
 不自勝大者采江漢之故風振屈宋之遺響次則疏  
 壅閉繩貪墨察沈寃禁戢下邑盜風使不患苦長老  
 亦今日之急也乃恐駐節非久且內矣其在足下又  
 何惜一日之勞而不為父老千百年地乎僕自惟薄  
 德負司馬公之恩含情十餘年不及一酹墓道是用  
 割瘠其心而不敢以語人乃今子鱗即世已三年無  
 路東芻啜咽為甚每讀足下百韻詩未嘗不掩淚自



廢嗟乎足下得無謂國倫以薄爲道乎後死三人無  
論足下名獨重義獨高而僕與子與且老所不能一  
日忘情者足下也俯仰宇宙豈竟無片地寸陰可以  
持橐相蔬正乎如其有偶必不敢傷足下明大率二  
三兄弟私相責備寧過於嚴持以論人則又未可示  
之不廣往古名家各有所擅雖膏肓墨守其傳至今  
若乃無人乎一世則禰正平少年任氣自豪非足法  
也足下豈以爲然乎人去適在試所不能脩賀姑俟  
專遣子與敬美消息有便不吝示之

又

前尊使西發弟卽有仲子之哀痛裂幾不能起憶  
歲曾携兩兒入京見敬美敬美私語人吳家郎仲殊  
英俊而受享遠不逮伯氏且面責弟仲早婚非宜須  
慎持之弟雖心感其意尚謂不必然也乃今不幸敬  
美之言中而弟之悔恨何及耶弟嘗自分數竒而骨  
肉不測且爾他復何言弟得以餘喘歸從漁樵幸矣  
邇時家已隨櫬還楚署中不減僧舍得足下嗣音恨  
不一相向哭也敬美數日前過覃懷業已遣騎追送



吳川樓尺牘卷之九  
五十一  
之而郵書見慰已約還過大梁時見訪適見報敬美  
已有江西少叅之擢未知所由往足下謂春明門難  
久駐足不其然乎

與宗子相

潞河發棹七日始抵直沽行路之難茲其槩矣京華  
風雨不辨金莖抱疾孤蓬遂不敢吐望業徐郎已出  
不知何貴之門可以遊子相子相之念逐客寧有所  
不至哉徐郎使槎竟亦相後吾黨一二聚首造物尚  
忌之昔者促膝縱橫不懼重譴倖也僕南矣子相幸

又

又

別後致足下四書迺今劄不一字及得無為石頭浮  
沉耶前王將軍人回云足下方擁朱輪從御史行部  
所欲轉致皆肝膈也奈何未遽達耶謫所漸習吏事  
苦不能工足下謂國倫意氣安在而今逡巡簿書為  
也推案有間輒又操翰睨視匡廬諸峰頗不多遜乃  
不得二三兄弟聚呼而賞之為念殷矣嗟乎建安七  
子開元八仙以為千古一事吾輩達節肖似而同心



吳川樓尺牘卷七  
五十一  
之義過之廼今五嶽殊方渺不相及豈徒足下念予  
流落哉元美提兵海岱藉有嘉譽于鱗乞歸耕歷山  
不食言矣山婦無恙豚兒已能問客覓果足下晏坐  
署邸頗無他侵兩嫂尚未抱子乎

復徐子與

讀報書無異抱臂乃獨自瑕而瑜不肖過矣過矣推  
轂由人我兄弟姑執綏以俟之其遇康莊羊腸則命  
也雖推轂之人奚力焉哭于鱗詩且就尚俟潤色東  
寄于鱗全集中可刪者似不止若所云如薦後謝諸

部使司理起家後感人榮施不勝其德色卽未可使  
諸少年見以于鱗仕止一憲長曾不殊仲舒江都相  
蘇武典屬國耳何榮施之有而故德色示人耶且足  
下贈于鱗起家詩云風雲一日卧龍來大自深穩于  
鱗稱賞固宜有如中原紫氣渡江來竒則竒矣至以  
包宗含吳許之談何容易乎

又

次潯陽屬一書友人計仙舟入境時可達也高州之  
行強顏爲甚且不得延竚旌節意甚恨之此中喪亂



無象頗費經營即數月小有成勞顛毛種種矣方以  
不得足下一耗為望而吳生遠自浙來手授書翰論  
慰敦至見寄三作字句苦心而讀者心更苦也吳生  
居鄱齋一月日覩蕭條踰於蓬處卽負其來意想亦  
不忍見罪抱子消息幾時可聞三男以足下遠庇無  
恙工良義業稍通行當受知足下非敢私薦其子也  
歸計未決田園荒蕪俱不敢以累足下

報張肖甫中丞

中州一別邈焉山河三寄尺書竟無隻字得達最後

在嶺外附曹大叅使者為訊始知足下以入賀聞命  
趨三郡矣光景無多河清難俟晤言不再音耗浮沉  
今昔在懷可勝悵結頃聞足下開府東南遂為同袍  
弟兄增一天柱斯文載昌正類駸駸嚮用卽世運有  
闕焉非止為足下欣躍矣弟後高梁三年日與豺狼  
鯨鯢相角抵僅存皮骨而神氣耗衰且盡猶得量移  
生還則以足下之靈也又比年遭家難室廬煨燼書  
篋衣囊一空雖墮甕覆水不足介心然妻孥窘厄朝  
夕幾不自保貴州之行計尚未決顧世人假借眉目



又難爲立異狀柰何柰何

又

驛使傳書知念遠人甚顧恨往歲病起里中時不能  
鼓柁訪足下一醉采石江上耳元美子與助甫與劉  
光祿則何緣哉白下吳中山水音勝計以小隊遍歷  
收之青囊何當東寄西來一命病目稍聞故宰爲足  
下地甚力而相君雅自相知端冕入朝爲吾道增重  
其在旦夕乎望之望之犬子失解不學宜然乃郎君  
與王氏阿騏亦復晚遇豈吾儕福量有限不應驟得

如是耶久居鬼方無所厭薄獨垂老去妻子寄身萬  
里殊自鞅鞅姑徐圖之人便附起居幸足下強飯自  
愛

又

三月得足下申陽書知相念深矣比自入汴且二年  
所睹繁臺棘苑良岳夷門之跡蓋弟與足下及徐觀  
察酣遊相枕藉處也風景觸目歲月如流而三人者  
觀察耆矣弟亦垂衰惟足下差壯雖猶鼎分三隅欲  
如疇昔遘晤之奇難哉元美以大廷尉之陪京得與



足下再及想當私喜獨國倫於二三兄弟所至無一  
偶天實斬之豈盡召自薄德哉守心  
其愚以脩故事竊藉二三兄弟未有他失然恐薑桂  
之餘辛猶在人口絕囟  
乎今夏初有次兒之痛幾不  
喪覆舟江上溺而復起倖也至今言之膽落時命乃  
爾又何論其它耶邱中與一二友頭形影相吊文字  
之役苦不能支負痾兩旬需藥小愈偶便草草附問  
奉汪伯玉司馬

名公屬便使一書諒已入台覽國倫居夷以來自公  
多暇亦不廢詠歌而所示副墨時時玩不去手無論  
稽古之學度越儒所為表植忠鯁闡發幽潛紀事  
直書而無損上德設身揆策而弛張之如指諸掌令  
海內士綴文必欲如是難矣難矣及檢忠愍集序入  
子與若似非實錄蓋忠愍以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  
囚江北不與事吳郊外身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  
子相三人耳明年僕請子相去之閩元美遂蒙大難  
子與尋又讞獄江南守汀守汝南去前事蓋八九年



始謫則又在嚴氏族後實不以忠愍行也向華亭公  
爲忠愍作誌遺子相而及子與已爲失考今柰何專  
屬子與乎此雖士人細行子與豈肯攘人之美以自  
居乎恃公虛懷請當傳信

報王敬美

細閱兩書足下何嘗一日老僕顧僕遠在萬里曠缺  
起居無論進退陳迹卽有大故有難相聞國倫誠薄  
德於我通家世無自絕之義足下蓋深諒之矣哭司  
馬公八詩吞聲歌之意悲不已挽太夫人一首羞鳴

通家之情詞不必工幸足下垂覽校刻時徑爲改竄  
尤感尤感俞沈兩生竟不果來顧季狂則與遠人同  
抵舍矣朱邦憲博雅君子元美作傳殊佳此生可不  
朽矣王穉登故相門食客頃從朱帙中見其所作大  
非吳下阿蒙天下士豈可以皮相哉初歸病足未愈  
草草束書遣二使奉吊惟足下鑒之

又

還山後逆知足下必有專使相問久之不至度必從  
部使行郡無間作見懷詩也訊之來使果然果然不



佞於諸兄弟中物忌最甚其以今日罷猶望外事卽年來病憊不任驅馳方自引未決忌者爲我一割而解之脫然愉快又安問其言之情不情哉古者去國不必潔其名至人之旨達觀齊物竊嘗請事斯語矣足下深以爲念而三歎不休用意誠厚非不佞所敢承也山居數月頗復豪於花石詩酒間不減鐘鼎雖室如懸磬買山無資猶足自表見無愧也它又何問焉

又

入吳之念積已二十餘年而歸後更決謂不能作負心人也况益以子與之痛乎足下以大義見激恐其遲遲則可至謂毋令人言成悔則似未相知心憶僕初解褐時卽問詩子與因卽介子與入元美于鱗社故平生德子與甚深後于鱗評詩時躋子與時躋僕僕皆安之意于鱗無它心也若曰僕有境外交而于鱗心薄之則于鱗大謬矣向見于鱗書語及謝方伯事僕不識謝方伯爲何人已追思僕理歸德時射洪謝中丞適撫山東與歸德守陳君同年書與守云欲



傳當代諸公詩所得李王宗徐者多獨明卿不數首  
幸爲多索見寄其寓書於僕亦復云然僕始錄近體  
詩一卷可三十餘首附書太守報之尋遣一介往問  
于鱗遇順甫於濟上順甫見介有病容止之曰此去  
濟南尚數日若難卒往吾爲書報若主而若所持李  
公書幣吾爲携致之便比遂以順甫書還會于鱗見  
謝中丞談及僕詩且知有書遂疑僕使使中丞而不  
及已以爲有外交且誤中丞爲方伯此于鱗大謬非  
僕敢以人而罔鬼也向嘗語足下燕邸中而足下不

能聽主先入而薄我我何愧焉若謂急外交而以詩  
求傳於人今令親楊使君爲具楮墨戒工役者三年  
且乞敘於元美許之意非不耽耽也僕猶自愛未敢  
輕出一牘又何謂耶僕於海內二三兄弟庶幾處情  
多厚於文雖足下有不盡知者乃處世苦不及人而  
迹近薄僕且柰何至於談稅各隨其才定論當在身  
後幸解疑畜我千萬敝居移舊成新費不易給鬻田  
過半克之入秋後稍可遷處爲幼兒畢婚禮耳分俸  
之惠敢不拜嘉敬謝



又

鄙人自還山以來舊痾盡解偶今歲暮忽遘寒疾掩  
關伏枕業已旬餘不圖兩故人書來有如授我大丹  
立致起色二詩以賤日為念骨肉至情溢於楮墨而  
重之文綺珍玩復何可當感謝感謝省會來旨悲四  
子之凋謝幸鄙人之逮至至以斯文碩果屬之詞雖  
過實義極相關朝露晨星可為流涕向子謂已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夫死生猶是也  
豈向子未盡達乎且如足下徃歲誤聞予不諱安知

今歲猶賀予生平餘喘幸存尚當為足下張設旗鼓  
清塵除道以待扶轡長驅足下廼謂年貴於天下而  
又不知得年如鄙人否夫鄙人豈足稱年哉足下高  
才厚福天寔祚之無過慮也元兄學道已久病安從  
生至云餌七藥數月尤非所解豈其道可以卻老而  
不可以卻疾乎鄙人未嘗聞道故敢率爾問焉

又

廿三日謁子與墓不任悲愴遂病楊安人見弟所使  
小僮泫然痛哭備言感足下兄弟深恩不然且不有



其後不有其家卽不有其命也屬其親戚故人以弟  
至爲異事群然以酒食相勞頗爲所困越宿卽放舟  
逃矣元兄使者還附此道意

又

吳生持足下書來相念獨至又讀贈山人三絕句冷  
然有深湛之思足下遂與長公相難兩驥二龍無竒  
矣鄙人奔走未有息踵尚負登堂酹墓之期矢此夙  
心卽非宿草可陳耳今寄足下二絕幸覽見其區區  
人有九世復讎三年報怨者足下兄弟覩於近事

則薪膽可舒比聞咸陽市中人爭啖其肉又何假  
手刃之乎歲時酹祭其以鄙人之言先報地下可也  
遠馳一力起居太夫人併問足下兄弟無恙

報黎惟敬

往歲附張舍人奏記今春始得會所謂蔣郎蔣郎者  
清劭而有遠識酒態尤不減吾黨見足下無泛交矣  
比其別也以逃席夜往故不及致書計長公非久當  
詣華選骨肉慰藉何論異鄉又元美罔卿入爲社主  
足下日以敬美蔣郎從之夷猶酣歌更自愉快而蠻



府故人匏繫不解得無悶然念之哉弟去嶺表三年  
知寇禍尚未息殊難忘情而高州微勞業已付之逝  
水近日海上何狀羽便幸一示之

又

還山後聞足下請老而南已又聞足下出京當之吳  
訪元美之楚訪明卿而後南也業已除一室布几榻  
盤盂其間以俟枉駕共醉乃踰歲莫知所之又踰歲  
始知徑從豫章度嶺嗟乎生平知己垂老長別能不  
一顧數語豈足下能安哉弟自兄歸數年舊業不廢

舊病則盡去體近治一蔬圃自灌自給雅能忘貧  
其在足下高蹈清風又可知矣賢郎入補天曹大愜  
士望足下所未究者都可付之便當弄雲霞撫光景  
以送餘齒它無足管不獨少年伎倆可盡捐也如何  
如何

與張羽王

明公以碑視不佞知不佞之劣於碑也今得以爲型  
範矣因憶明公論碑當學蔡沈廼桓侯祠記又小似  
衛覬而間入崔寔列傳語卽不佞嘗謂今碑用列傳



而明公不以爲然何耶今觀衛覬三碑雅出蔡沈上  
並爲蕭統所遺古今人論文何常之有廼明公信而  
好古則不佞心下矣祭相國文超潘陸而望孟堅爲  
助不小夜來恐未遽得自遘一章及覩來稿不覺汗  
愧自失容面謝

又

江口夜酌別意愴然鷓首纔分大風驟至比爲殘暑  
所迫不復能視解纜其明日歸至北園則覆觴不能  
舉掩卷不能讀知音既遠且久皆長物耳能無傷心

非人哉又數日則吳下二石工來爲我撤小山而新  
之遂疏一渠遶山通滄浪水垂成僅與仁甫一飲卽  
醉中未嘗不念羽王爲之歔歔哽咽嗣得江行消息  
最後得岳陽書併北園老翁詩讀之益知公音節遠  
懷可千古而不可一世象鼻山尋當與青城玄圃齊  
名矣度此時息駕高齋無復風塵色卽有所苦貧也  
非病也世人將柰羽王何許序拙稿千萬留意

又

頃方編次拙集將携之吳中就剞劂引領佳序不啻



吳川樓尺牘卷七  
六三  
大旱之望雲霓屬且戒舟忽從司馬公緘中得之蓋  
自天而下也披玩數過宏麗沈鬱大爲鄙人增價此  
何以報之書成當先馳致足下耳讀灘山吟有如置  
我清室而巖泉溪霧泱泱目前可知北園景光亦在  
足下記憶中也司馬公故好文而交義更篤業已爲  
足下寓謝使去倉卒不盡言

與王行甫

兒去適有寒疾方汗不能作一字爲問方山人想能  
道之已聞足下遇見過厚私心竊不能安使者同郡

吏來爲鄒使君索序時賤體尚未平兼爲功親舉一  
喪遂又濡滯數日今雖如命脫草愧不成章恐無當  
於使君爲足下玷柰何小園花石如故偶得吳中善  
爲山者二人來撤我壺嶺甌甌洞而稍廣之又鑿一  
渠環山而出通滄浪水內外並可泛槎工須數月可  
竟卽楚人而吳園非不娛悅柰非貧家任何鄉聞盛  
從有能繕茅亭者九日前後或遣一來可乎若主人  
攜之俱來更踰所望生亦當與俱赤壁也

又



仲甫以除夕還下雒相見亟稱公子之英敏而文氣  
雪然驚人爲足下喜不能任僕東行業已累糧載圖  
書于舟矣政候足下與鄒使君消息便可解纜使至  
廼謂必旬日而後可發恐不能待卽治行匆匆日醉  
餞者家不能作一語贈使君姑留冊俟舟中圖之足  
下須先期下富口與僕俱東候使君于二孤間至望  
至望

又

頃過辟疆園暨遊三山順流而歸自謂去神仙不遠

入一入里門便嬰塵俗與禰馘子應酬遂不能吐一  
辭以紀名勝無何時雨解愠方與田父踏歌爲歡則  
足下兩記鄒使君兩詩儼然在案何物鄙人蒙幸乃  
爾使君詩高雅視鷦鷯集又進一格將謂遇大敵剛  
勇而鄙人又不敢當然不可謂不知已矣足下記文  
雅有沈思而抒意狀景絕類魏晉人而結煞過之諸  
詩則翩翩元貞一洗其舊勇於孟賁遠哉恃在虛懷  
商兌一二字幸速更定就剗也園丁移竹業已成  
小林旋烹石首魚酌宜城酒賞之不減在柯山籬下



吳川林氏片卷七  
行甫愛我哉薄有宋研一方宋帖一本聊致區區非  
敢以答貺也

吳川林氏  
藏書

